

责编:杜恩亮 组版:田银川 校对:王文富 周万琴 E-mail:ztrbtkb@126.com

水富盐井村：传统手艺的岁月弦歌

通讯员 杨长亲 文/图



该重则重、该急则急、该缓则缓、该停则停，只要郑师傅的小锤轻轻一敲，徒弟的大锤就能准确落下，位置和力度都恰到好处。

我曾特意问过郑师傅其中的缘由，他笑着说：“打铁时锤击声大，若用声音传递信息，徒弟常常听不清‘指令’，很容易导致动作失误。为此，铁匠先辈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、优化、总结，自创出一套独特的动作引导‘密码’。”

郑师傅口中的“密码”，是以师傅手中小锤的敲击次数、力度和位移等为信号，引导徒弟做出相应动作。当时，郑师傅还背诵起鲜为人知的口传“秘诀”：“轻锤领、重锤跟，轻重快慢听声音，轻锤点、重锤夯，轻锤叮当指方向，重锤哐当用力量……”

铁炉曾为村里人的生产生活提供重要保障，村民家中常用的铁质器具，大多出自当地铁匠之手。然而，当工厂以高效批量生产的态势席卷市场，手工锻打这种传统工艺的生存空间被逐渐挤压，铁匠们忙碌的身影也渐渐隐没在岁月的尘埃里，成了老一辈人眼中那难以磨灭、带着丝丝眷恋的乡愁记忆。曾经，郑氏铁炉里炉火熊熊、人声鼎沸，一派热闹景象；可如今，它早已闲置多年，只剩下一间空房在时光中默默伫立，仿佛在无声地叹息着往昔的繁华不再。

补锅匠：巧手补漏续炊烟

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乡村经济落后，物资匮乏，正处于集体生产时期，每家每户靠挣“工分”分粮分钱，大家过日子不得不精打细算。家中的生产生活用具用坏了，大多数家庭会选择修修补补接着用，特别是大铁锅等相对值钱的物件，更是反复修补，直到无法继续使用。

8岁那年，我亲眼见到一位姓严的补锅匠师傅来家里修补大铁锅。

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，母亲洗碗筷时，发现锅里的水越来越少，水温也越来越低。她走到灶前加柴，发现铁锅滴漏的水在燃烧的柴上“吱吱”作响。“锅都烂了，中午饭咋煮来吃？”母亲满脸愁容地自言自语。父亲听到后急忙走过来，低头看了一眼，轻叹一声便转身出门。

没过多久，严师傅就跟着父亲来到家中。他放下装着工具的背篼，仔细查看铁锅的破损情况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在这儿没办法‘热补’，只能‘冷补’了。”

父亲不解地问“热补”和“冷补”有啥区别。严师傅解释道：“‘热补’是把铁锅破损处用炉火烧到快要熔化时，再用高温铁水修补，修补后基本能恢复原状。‘冷补’就是直接用熟铁片加黄泥将坏了的地方补上，但修补过的地方不能被铁锅碰到，否则容易漏水。”

家里只有这一口大铁锅，当天中午煮饭全得靠它。无奈之下，父亲同意采用“冷补”的方式，请严师傅尽快把锅修补好。只见严师傅拿起工具，对着铁锅精敲细打，1个小时后，铁锅终于修补完毕。父亲往锅里倒了几瓢水试了试，没有明显的滴漏，基本可以正常使用了。

那天中午，母亲用这口修补好的铁锅做饭。看到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我们一家人开心地笑了，严师傅也跟着笑了。

严师傅不仅会补锅，还能修补铁质、铝质、铜质的瓷盆、水瓢、茶壶等器具。他修补的生活用具，质量十分可靠，能用很长一段时间，给乡亲们省了不少重新购置用具的开销。

随着乡亲们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，大家的消费观念也在悄然转变。曾经，当锅碗瓢盆出现破损，人们总会请补锅匠上门修补，那些带着烟火气的修补场景是乡村生活的常见画面。然而现在，已经没有人再请师傅来修补破损的锅具了，便捷的购买渠道和多样化的商品选择，让破损的锅具直接被新物品所替代。

补锅匠，这一曾经在乡村穿梭的职业群体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他们那粗犷而悠长的补锅吆喝声，曾是乡村生活的独特音符，一声声回荡在水富大地上，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期待。可如今，这声音已化作一抹浓浓的乡愁，承载着过去的温暖与质朴，成为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。

瓦匠：窑火煅烧天青色

这里所说的瓦匠，专指生产、烧制小青

瓦的工匠。他们以泥池为画盘、窑火为颜料，用技艺和汗水绘就“天青色”家园。

盐井村有个叫“瓦厂湾”的地方，曾有一家专门烧制小青瓦的瓦厂。瓦厂占地约10亩，设有泥池、制坯房、晾晒棚、半成品和成品堆放场，还有一座时常冒着青烟的土窑。

每次路过那里，我总会想起当年瓦厂里为人和善、满脸笑容、手艺精湛的瓦匠黄师傅。眼前总会浮现他满身沾着黄泥，踩泥巴、拉泥弓、做瓦坯、观窑火、洒冷水的身影。

孩提时，几个小伙伴总喜欢去瓦厂看黄师傅做瓦。在泥池里，黄师傅把裤脚卷得很高，光着脚丫，牵着一头大水牛在泥池里来回踩踏，一边吆喝，一边用脚感知、探寻黄泥中的异物，时不时弯腰捡拾混杂在里面的小树根、小石块、野草等。黄师傅说，泥要踩得越细腻越好，且不能有任何杂质，踩泥是小青瓦质量把控的第一道关口。

瓦坯制作工序复杂，工艺要求高。在制坯房里，黄师傅有条不紊地忙碌着：先用“泥弓”从整好形的黄泥堆上分离出一块约1厘米厚的泥片，然后将泥片围在瓦桶上，一边转动瓦桶，一边用刮泥板等工具反复拍打、补缺、补漏和抛光。最后，用特制工具切掉多余的部分。这时，一个由4片瓦坯组合而成的上小下大的圆柱形物件就完成了。黄师傅连桶带坯搬到晾晒棚里，取下瓦桶后又开始新一轮操作。

当晾晒棚里的瓦坯达到一定硬度后，黄师傅便和其他工友将圆柱形瓦坯按照预定好的标记分离成4片小瓦坯，然后将小瓦坯整齐地堆放在一起，待数量达到够烧一窑时，便可装窑。

黄师傅说，装窑很讲究技巧，要一层一层地合理摆放。摆放过于稀疏，会浪费窑内空间和燃料，达不到效益最大化；摆放过于紧凑，瓦坯受热后会相互粘连，甚至无法分离，出不了好瓦。

瓦坯全部装完后，便开始封窑。黄师傅反复检查封窑情况，确认无误后才开始点火。从点火升温到猛火煅烧，从小火闷窑到洇水提质，再到冷却，每个阶段他都要亲力亲为，24小时不间断查看情况，并适时调整火力、温度、湿度等。黄师傅说，烧一窑瓦，从点火到出窑，一般需要13—15天。

歌曲《青花瓷》中有一句“天青色等烟雨”，但在小青瓦烧制过程中，等烟雨不现实。黄师傅说，为了让瓦呈现出天青色，须采取人工反复洇水的方法制造“烟雨”，这样烧出来的瓦既美观又耐用。

对黄师傅而言，最让他紧张的时刻莫过于开窑，因为这是检验他烧窑水平高低的关键节点。随着窑的封口被缓缓打开，一股股热浪如汹涌的潮水般瞬间扑来，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滚烫。然而，黄师傅此时眼中只有窑内的瓦，他全然不顾这滚滚热浪的侵袭，快步上前仔细查看瓦的颜色。窑里青灰色的瓦越多，黄师傅就越高兴。因为青灰色是土窑小青瓦的最高标准色，这种颜色的瓦硬度高、质地好，用手指轻轻一敲，会发出清脆的“当当”声，最受建筑户的青睐。

曾经，很多乡村住房都是用土窑小火砖和小青瓦修建的。远远望去，墙体、屋顶全都是青灰色。在那个年代，小火砖、小青瓦是村民建房的必备材料。如今，随着建筑材料更新换代，钢筋混凝土成为修建楼房的首选材料。即使在偏远乡村，偶有农户修建砖瓦结构的住房，屋面也多采用机制小青瓦、琉璃瓦或玻璃瓦。

烧制土窑小青瓦，不仅费时费力，消耗大量燃料，烧窑时还会产生大量烟气，且持续时间较长，现已被时代淘汰。黄师傅等老一辈土窑砖瓦匠，不得不“谢幕退场”，但他们那段追求“天青色”的岁月，却深深烙在人们脑海中，挥之不去。曾经的瓦厂，如今已变成一处有20多户住户的新农村建设点。

石匠：錾刻石韵筑家园

石匠，曾是乡村手艺人中最能吃苦的群体。他们常年与铁锤、錾子、钢钎、直尺、墨斗等工具为伴，以采石场、建筑工地为舞台，用锤和錾在形态各异的石头上精心錾刻打磨，将不同质地、不同形状的石块拼接成一幅幅乡村画卷。

我的父亲就是一名石匠，能打石条、

凿石磨、砌石梯，会修保坎、砌石墙、建桥，他用石头打制的东西十分耐用。40年前，父亲不辞辛劳开山破石，打出了这长条石猪圈底，上面不知承载过多少头肥猪的重量。时光流转，如今它依旧平整如初、结实耐用。老家厨房外那口用5块石板拼扣而成的大水缸，30多年了依然能装满一缸自来水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家里修建的3间石墙房，虽然木窗已有稍许腐朽，但石墙墙体依然完好，现用于存放农具、肥料和其他杂物。

父亲曾说，石匠不仅要具备寻石、看石的本领，还要熟知各类器具的形状、尺寸和打造方法。特别是砌石墙房时，必须懂得如何将石头修整成所需形状，辨别石头的“天地座”和“画面”，以及如何安“丁头”，砌“角石”等。若修建需要雕刻飞禽走兽、花鸟鱼虫和文字类的建筑，不仅要精通各类图案的绘制，还要熟练掌握雕刻技巧。一名合格的石匠，既要让冰冷的石头变得实用、美观，又要让它变得生动、有灵气。

老家周边的五世同堂坊、熊家溪古围墙、冷水溪古石拱桥、盐井大牌坊、跃进堰穿崖水道等，都是石匠先辈们留存至今的杰作。其中，五世同堂坊、熊家溪古围墙以及冷水溪古石拱桥，均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随着科技发展和机械普及，石匠行业逐渐走向萧条。电动钢磨取代了手工石磨，机制砖和钢筋混凝土取代了石块、电动角磨机取代了錾子、铁锤等传统工具。曾经需要石匠一锤一錾慢慢敲打才能完成的活计，现在使用电动机械很快就能完工。

那些年，父亲和工友们一起走过的那段“叮当岁月”已成过往，陪伴他多年的那套石工工具也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，成了家中“压箱底的宝贝”。

木匠：榫卯巧构木飘香

35年前，我曾请一位姓李的木匠师傅到家中做家具。李师傅手艺十分了得，他做的家具从不使用铁钉和胶水，全靠传统的榫卯技艺拼接固定。纯木结构的家具，不仅结实耐用，还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味。如今堂屋里放置的那张三抽屉，就是当年李师傅的作品，至今还在使用。

李师傅多才多艺，无论是生产所需的风车、檩桶、犁头、耙子，还是生活中常用的箱子、柜子、水桶、瓶子、桌椅，抑或是修房造屋、制作陪嫁家具，他都能严格按照主人家的要求出色完成。

小时候，我总喜欢看木匠干活。我已故多年的爷爷是一名木匠。在爷爷眼中，一些看似无用的木料，经他墨线一弹、斧头一劈、锯子一拉、刨子一推、锉刀一凿、锤子一敲，半天时间就能做出锅盖、板凳、木盆等实用的生活用具。

爷爷曾问我：“长大后想不想当木匠？”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是好奇地反问爷爷：“当木匠有什么要求？”爷爷笑着对我说：“做木匠要心细如发、眼准手稳，要有好记性，熟知每种物件的结构和各部件的尺寸，动手前就要在脑海中勾勒出成品的模样。不具备这些，就当不成好木匠，做不出称心如意的家具。”爷爷说了很多关于木匠的技艺要领，而我却似懂非懂。

爷爷做木工的工具繁多，比如粗齿锯、细齿锯、圆周锯等，木刨则分为一刨、二刨、清刨、刮刨、边刨等，锉刀有二分锉、五分锉、八分锉、寸锉等，还有斧头、铁锤、墨斗、角尺、曲铲、凿子……他说，每一种工具都有特定的用途，用对了事半功倍，用错了则费力不讨好。

20世纪80年代前，木匠是乡村十分“吃香”的手艺人，家家户户都要请木匠做家具或装修住房。然而，改革开放后，现代化家具工厂逐渐取代了纯手工制作。家具专卖店里的家具种类繁多、任人挑选，还能送货上门并提供安装服务。相比之下，手工制作家具耗时长，款式也不如工厂生产的新颖、轻巧。因此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购成品家具，不再请木匠手工制作。同时，随着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的普及，修建串架房、装板壁、铺木楼板的人家也越来越少。

掌墨师：运筹帷幄建民居

乡村人所说的掌墨师，主要指石匠掌墨师和木匠掌墨师。他们经验丰富、技术超群，且十分有威望。

主持修建串架房的掌墨师更是木匠掌墨师中的顶级能人，他们精通木工技艺，通晓各种串架房的整体框架和结构细节，熟知各柱头、楼枕、檩子等构件的“榫”“卯”点位和相应尺寸，对串架房的设计、备料、修建、装修等全套工序和工艺都驾竹在胸。村里人修建串架房，都要请一位经验丰富的掌墨师来主持。

我有个舅舅，就是修建串架房的大掌墨师，大家都叫他李掌墨师。在周边的村庄中，舅舅的设计方案、建房技术和统筹协调能力堪称一流，由他主持修建的串架房，结实耐用，且不浪费木料。

舅舅曾说，计算串架房用料是掌墨师的基本功，需要迅速判断出主人家准备的木料是否充足，知晓每根木料的用途。尤其是中柱和主梁，对木料要求极高，不仅要粗壮、笔直，长度也要达标。除了柱头、楼枕、檩子、梁担等圆木外，还需要穿枋、前后挑、瓦格子、飘檐等木料，以及后期装修门窗、楼板、板壁所需的若干木材，每种木材的需求量都要经过精确计算，既不能短缺也不能浪费。

舅舅有一门独特的“文字学”，他用墨签在木料上做的标记，似画非画、似字非字。看似龙飞凤舞、行云流水，实则比老中医手写的处方单还难辨认。我曾好奇地问他：“这些标记要如何辨认？”他指着圆木上的符号说：“这是掌墨师的‘独门绝技’，只有内行人才看得懂。你看，这是中柱，这是前二经柱，这是后挑梁，这是主梁……”他说得头头是道，我却听得云里雾里。

修建串架房，最热闹的场面就是立排列和上梁。立排列前，舅舅和其他木匠要提前将柱头、穿枋等构件穿斗成一扇排列。排列全是生木料，十分沉重，立排列时需要几十甚至上百人全力配合才能完成。

舅舅是立排列的“总指挥”，一切行动都要听从他的号令。准备工作做好后，随着舅舅一声令下：“起！”众人立刻行动起来。二三十人一组，有的使劲拉麻绳，有的使劲推动杆，还有人专门观察排列的动向和垂直度。排列在众人推拉就位的过程中，不时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。舅舅则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不断“调兵遣将”，嘴里时不时喊着“再往左一点”“右边再用力一点”“再往前挪一点”……随着众人合力使劲，沉重的排列被慢慢竖起，并精准地立在基石上。

第一组把第一扇排列立好后，第二组便紧接着用同样的方法立第二扇排列。第二扇排列就位后，第三组迅速安放排列与排列之间的楼枕和檩子，并用木楔将各个“卯头”锁紧固定。这时，前两组人才能松开手中的麻绳和动杆，转而帮忙立第三扇、第四扇排列。

四扇排列立好后，就准备上主梁。一边是众人齐心协力提拉、安放沉重的主梁，一边是舅舅用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祝福主人家新房落成。此时，响亮的鞭炮声、众人的使劲声、舅舅的祝福声交织在一起，共同奏响了串架房主体落成的“三重唱”赞歌。

主梁安放就位后，依次安放檩子、钉瓦格子和飘檐，最后盖小青瓦。小青瓦盖好后，串架房的主框架才算完成。接下来就是装板壁、安楼梯、做门窗等后续工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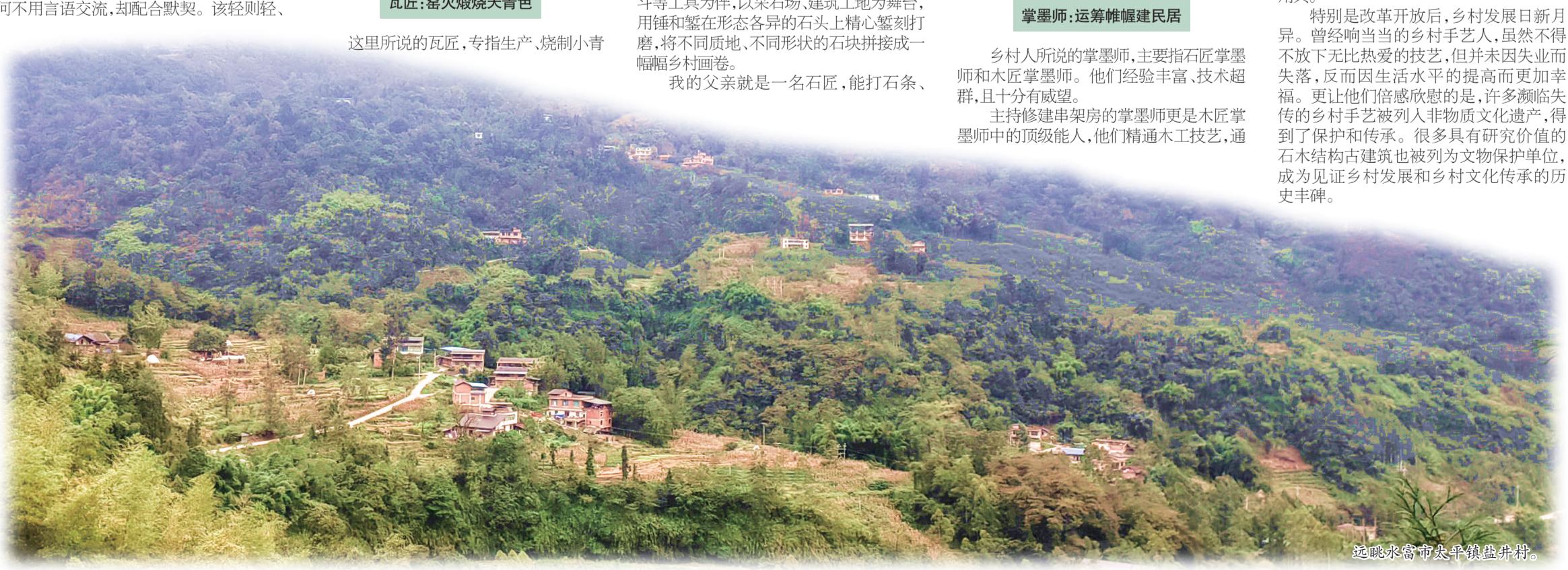
随着时代发展，乡村住房不断更新换代。如今，再没有人请舅舅主持修建串架房。曾经热闹的立排列、上梁、盖瓦等场景，已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唯有那些历经风雨的老串架房还在诉说着掌墨师的昔日荣光。

消逝与守护的交响

曾经的乡村，除了铁匠、木匠、石匠、补锅匠、砖瓦匠、掌墨师，还有挖瓢匠、弹花匠、草鞋匠、钟表修理匠等手艺人。他们曾经用传统技艺撑起生活的希望，用智慧点燃乡村烟火，用匠心推动乡村发展。

岁月如梭，乡村早已今非昔比。高效的机械制造取代了传统手工制作，高强度的新型建筑材料取代了传统的石木瓦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淘汰了手工修补技艺。如今，钢混结构楼房取代了石木结构住房，智能厨具取代了传统柴灶，美观潮流的成品家具，不再请木匠手工制作。同时，随着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的普及，修建串架房、装板壁、铺木楼板的人家也越来越少。

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乡村发展日新月异。曾经响当当的乡村手艺人，虽然不得不放下无比热爱的技艺，但并未因失业而失落，反而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更加幸福。更让他们倍感欣慰的是，许多濒临失传的乡村手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得到了保护和传承。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石木结构古建筑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为见证乡村发展和乡村文化传承的历史丰碑。



远眺水富市太平镇盐井村。